编者按:一方面是农民工工作难找,一方面是企业招工难,节后各大城市的用工荒逐渐显现出来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节后劳务市场的两难现象?自今日起,本报新春走基层栏目推出连续报道,关注节后用工荒,为农民工和企业牵线搭桥,帮助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。

本报记者陪农民工兄弟找活干,倾听他们的心声——

“招工的不少,能干的活不多”

本报见习记者 宋立山

春节过后,一些农民工为了抢占先机,提前几天返城。连日来,记者陪农民工兄弟一起在济南的劳务市场找活干,体验他们找工作的酸甜苦辣。

初四就返城,还没找上活

1月29日上午9时许,在济南大厦斜对面的马路边上,王军裹着厚厚的棉衣东张西望,寒冷的天气让他直跺脚。这里是省城既有名又无名的路边劳务市场,旁边摆放着很多用工单位招工的广告板,每天都有很多像王军一样的农民工聚集于此,等待合适的老板和满意的薪酬。

40多岁的王军来自德州农村,到济南务工已经有5个年头了,去年在八一立交桥附近找活,今年转战到这里。“大年初四我就回来了,提前两天过来,竞争不激烈,说不定能碰上好机会。”王军说,春节一过,他火速拜访了几个主要的亲戚,便匆匆赶回济南,“回家过年跟老婆孩子团圆当然好,但是闲在家里光花钱没收入。”可结果让他有些失望,回到济南已经好几天了,天天在马路边的劳务市场等待,却没找到一家满意的用工单位。

“快餐馆招工,管吃管住,一个月1500元。”迎面走来一位招工的快餐馆老板。但一旁的王军连看都没看一眼,“人都有个小嗜好,抽支烟喝点酒,再零花一点,一个月也就剩下1000元多点,谁愿意干?”眼下的大背景似乎是愈演愈烈的用工荒,每天来招工的老板并不少,但在王军看来,“其实能干的活儿越来越少了,活儿不轻工钱却不多,在城市花销又大,根本干不着。”

“每月剩不下2000元,没有必要出来打工”

“主要是工资太低,而且又不跟你签合同。”王军指着招工的广告板说。众多招工广告板开出的工资待遇显示,饭店厨师的待遇多在每月3000元左右,至于装卸工、顺菜工则多在1500元—2000元之间,多数岗位的月薪都不超过2000元,而且每条广告后面都附上“不拖欠工资”的保证。

王军告诉记者,辛辛苦苦如果挣不到2000元钱,根本没有离乡背井的必要。在外打工远没有在家过得舒坦,城市里物价比较高,吃住又都得花钱,为了省钱只能吃简住陋。他算了一笔账,每月的房租是100元,伙食费、交通费等要500元以上,每月赚到2600元才算差不多,“省吃俭用每月至少剩下2000元,才有在城市打工的必要,不然还不如回家种地或者养猪。”

最怕出工伤事故

对于招工板上“不拖欠工资”的保证条款,王军摇摇头笑着说:“谁信呢?”另一位赵姓民工也跟着戏谑:“谁敢信呢?”这位赵姓民工告诉记者,工资低还不是最要命的,更狠的是“干完了活不给你钱”。“上次我在工地干了3个月,一分钱也没给,没有合同没处说理,如果事前提出签合同,一般没人要。”赵姓民工说,拿不到钱还不是最狠的,最怕的是出了工伤事故,没有合同就无法要求赔偿,不但挣不到钱,还得搭上医药费。

“再等等吧,等到正月十五,实在不行就回家,回去建个猪圈或者鸭棚。”王军说,去年在劳务市场的好几个同伴已经留在家里搞养殖了,他也不想继续在这里干耗下去。

1月29日,大年初七,济南火车站,不少农民工早早返城找工作,而很多用工单位也面临招工难的问题。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

大龄女工找工作尤其难

“活儿没找到,钱倒是花了不少”

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 宋立山

看看表,快到中午12点。有人叹息一声:这一天,又泡汤啦。

1月30日上午9点左右,济南乐山小区南区附近的劳务市场上,已经聚集了好几十个农民工。小雪渐渐飘起,寒风刮脸。三四个女人围在一起,挎着工具袋,戴着口罩围巾,将双手插在袖筒里。

46岁的于建玲大年初四就来了,想碰碰运气。“没什么人。”她说,从初四到现在,她还没找到一个活儿。每天她得5点钟起床,坐公交车从锦绣川出发,花3元钱坐30多站,差不多7点30分能到劳务市场。“来回车费6元,中午吃饭最便宜也要4元,一天的花费就得十来块钱。”于建玲有点失望:“活儿没找到,钱倒是花了不少。”

同样心疼钱的,还有55岁的临沂人杨桂花。来劳务市场3天,她还没找到活儿干。她说,一开始每顿吃烧饼,7毛钱一个。后来卖烧饼的没出摊,只好改吃1元1袋的方便面。即使这样,她还是觉得心里不安:“活都没干,哪敢吃好的?”

杨桂花在劳务市场附近租了一个床位,10元钱一晚。被子不太干净,晚上很冷,她只能穿着棉袄睡觉。之前夜里厕所堵了,房东便将厕所门锁上了。虽然上厕所不方便,杨桂花却能克服,她说:“反正喝水也不多,白天来市场附近再说。”

杨桂花的老伴儿已经过世。家里还有一位78岁的老婆婆和一个行动不便的大儿子。每个月,杨桂花要向家里寄去500元生活费。虽然二儿子也在济南打工,但是平时娘俩都没大有时间见面。来济南第3个年头,她就去泉城广场逛了几次。那些门票要好几十块的公园,她舍不得去。

上午10点左右,市民张女士来到劳务市场,想给母亲找个护理。“我们家在城东,老人半自理,管吃住,价钱等和家里人见面之后,可以再谈。”听到这话,于建玲走上前去,说:“我去看看,我家里也有老人偏瘫,照顾人我有经验。”说着,于建玲就和张女士边走边聊各自家里的情况,去坐公交车。

于建玲问:“长期干没有问题。不过,5月份的时候家里樱桃熟了,可不可以请一个月的假?”张女士顿了顿,说:“老人离不开人照料。请一天两天的假没有问题。放心吧,到时候我们家里帮着你卖。”

从斯文书生到满手老茧

为生计,他练就一身手艺

文/片 本报见习记者 宋立山 张文

1月30日上午9时许,天空飘洒着粉状的小雪,如往常一样,济南大厦公交站牌旁边已经站满了前来找活儿的民工。

9时30分许,民工们盼来了第一个招工的老板,等待的人群条件反射般围了上来。这位老板需要一名长期的顺菜工,开出的待遇是月薪2000元,包吃包住,押20天工资。人群里不时有人发出议论,“工资少了点”,“还要押20天”,没有一个人愿意跟老板走。正当老板一脸无奈之时,一个人挤进来说:“咱们谈谈,我跟你走。”

他就是张延国,41岁的东北汉子,这个民工劳务市场上少见的大学生。1995年大学毕业的张延国被分到黑龙江鸡西市某国企当会计,7年前因企业破产下岗。

张延国会炒东北菜的手艺打动了老板,老板愿意给他加到每月2400元,并表示如果他干好了,可以由顺菜工改干工资更高的厨师。

张延国(右)正在与老板谈工钱待遇。

说着,另一位招工的老板朝张延国走来。这位家具厂的老板急招一位喷漆工,问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。“在家具上喷漆跟往栅栏上喷漆可不一样,慢了怕淌,快了怕不均匀。”张延国的话显然让这位老板有些吃惊,“伙计想要多少钱?”“管吃管住,一个月3000元,不漫天要价,一分钱也不能少。”张延国言语十分坚定。

就这样,张延国手里已经有了两封“聘用信”。下岗之后,为了找工作,张延国走过很多城市,3年前他来到济南,此时他已经是年近四十的人了,上大学时学到的知识早已经过时。

张延国说,体力并不是最大的考验,最尴尬的是自己的大学生身份。不过,他已经慢慢学会了放下。“靠劳动挣钱,不丢人。”张延国重复了好几遍。

几年里他很快掌握了电焊、门窗安装、喷漆、烹饪等技术,室内的装修图纸他也能了然于胸,这让他在劳务市场上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。张延国说,他每次在劳务市场上看到年轻的小伙子,都会奉劝他们多学门手艺,技多不压身。

虽然是劳务市场上招工老板想要的“红人”,但张延国已经有些厌倦这样的生活。生活将他推向了劳务市场,可他下岗后一直埋在心中的梦想并不在这里。“我一直想创业,自己干点事情。”